

今日金评

“教同学一题收2元”背后的深层逻辑

近日,杭州市人民小学因“有偿帮助”同学做作业而引发的“20元风波”,令人感慨良多。

聪聪平时做作业又快又好,不知怎么的,竟开始向同学提供收费辅导服务:教一道题目,收费2元。乐乐是第一位顾客,而且一次性预付了20元,后来觉得题目简单自己会做就后悔了,然后两人开始吵架。班主任发现后,要求聪聪退还钱款,不料他当场表示不服:凭智慧赚钱,为啥要退?

帮同学做作业竟然变成了一门“生意”,这种似乎只有在影视剧才有的场景确实有些出人意料。一个愿买,一个愿卖,有人觉得挺合理,也有人指责这样做功利心太重了,同学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,给钱就变味了。

同学“互助”变“互利”,难道现在的同学关系都如此“赤裸裸”了?孩子的世界可能很单纯,当然不能完全以成人的视角来衡量,但也不能一笑了之。

老师调查发现,“有偿帮助”

并不是聪聪的创意,班级里时有发生。这些孩子的“生意经”到底是从哪学来的?经过与学生及家长的交流,老师有了大致了解:学校经常组织义卖活动,所以很多同学认为在校园里买卖是被允许的;之前媒体报道过的大学生通过“帮同学拿快递”成功创业的新闻,更是让孩子们认为类似“教题收费”的行为,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……

看来,不是孩子们不“单纯”了,而是有很多外在因素让他们觉得“有偿帮助”是一件合理的事情,是凭自己智慧和劳动挣钱。事出有因,孩子们的行为固然可以理解,但“有偿帮助”所涉及的深层次问题,却不能等闲视之。

身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,孩子们头脑活络,有经济意识当然是好事,但“花钱买服务”的概念不能模糊。同学之间互帮互助,不宜简单用金钱来衡量付出和回报。倘若连帮忙解题都要用钱解决,人与人之间情感会变得淡漠,谈何同学情谊?

更可怕的是,如果对这样的现象习以为常,会让孩子们以为“金钱是万能的”,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获得或者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,进而影响他们的金钱观与价值观。

“有偿帮助”出现在校园,但家庭却是其重要源头。记者在杭州3所小学的中高年段做了随机调查,发现通过家务“按劳取酬”的孩子,每个班都有,最多的班级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有类似经历。最终,经过老师引导,孩子们意识到了“有偿帮助”的不妥。但这个财商教育的生动素材,却依然值得引发深思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,孩子的“财商教育”日益得到重视。但要明白,财商教育要与钱打交道,而绝不只是想办法多赚钱,其根本目的在于树立正确的金钱观、价值观与人生观,既不能对金钱没概念,更不能对金钱看得太重,一切向“钱”看。

胡欣红

投稿邮箱

jlnbaopinlun2012@126.com

百姓话语

300万人将落榜? 考研也要供给侧改革

3月11日,《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》(国家分数线)发布,话题瞬间引爆热搜,留言区不乏有即将上岸的“天选之子”,但更多的考生评论直呼“考研太难了”,让许多网友产生共鸣。

(3月12日《每日经济新闻》)

公开数据显示,全国报考人数在过去12年间实现3倍数跃升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,而2022年院校计划招生人数110万左右,考研人数的增幅大于录取人数的增幅,自然“考研太难了”。

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,像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一样,考研同样存在结构性矛盾。让考研促进就业,同样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题。

一是继续适当扩大考研录取人数。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人才的支撑,社会对研究生的需求增加是客观存在的。另一方面,独生子女家庭条件较好,很多家庭愿意供孩子读研,家庭需求也是客观存在的。这都要求加强考研录取人数的供给,坚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、数量与质量相统一,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。

二是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推免改革,加强本科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。大学生就业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能力与社会需求不匹配。一些家庭没有能力供孩子考研,但是,由于高校专业设置、教育方式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,家庭也不得不为了躲避就业难而供孩子读研。结果就是本科阶段成了“新高中”,研究生阶段成了“新本科”,考研成了“新高考”。而一旦考研落榜,反而加大了就业难度。这就形成恶性循环,一方面考研难,一方面就业难。

三是进一步推进用人评价改革,推进社会从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变。在用工招聘中,非“211”“985”毕业生的简历不看,非硕士博士学历不动心,非全日制的研究生不招,相关报酬待遇与学历挂钩,职称评聘也设有学历门槛,种种学历歧视,倒逼本来不想考研的学生被迫考研。

因此,一方面要改变评价机制,扭转用人单位“唯名校”“唯学历”的用人导向,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、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,改变人才盲目“高消费”状况。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,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横向融通,实现中职与高职的纵向畅通。通过完善“职教高考”制度,实现职业教育层次升级、质量升级、社会的认同度和美誉度的升级。

丁慎毅

不吐不快

非学科类培训不能走学科类培训老路

“近半年来各种涨价,美术课从300多元一节涨到400元一节;舞蹈半年课程涨价1500元;硬笔书法课现在是200多元一节。”北京市西城区居民常飞家有一女,他原本想让女儿对“琴棋书画”都有所涉猎,但因为培训费用越来越高,最终不得不放弃了“琴”和“棋”。

(3月11日《法治日报》)

无论是出于孩子全面发展的考虑,还是提高升学筹码的角度着眼,非学科类培训原本就是培训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是,随着“双减”压缩了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生存空间,非学科类培训“趁机起势”,价格肆意上涨,正在走向学科类培训的“老路”。

一是加重了学生负担。据报道,“双减”实施后超八成受访家长选择给孩子增报兴趣班,夸张的是孩子出一个兴趣班的门,转瞬又进另一个兴趣班教室,艺术、体育、科技,一个都不能拉下。非学科类培训,已经成功占领孩子学科类培训的时空,不少孩子的负担并没有实质性减轻。而且,随着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营销急速升温,一些机构趁机涨价、倾销课时,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。

二是过度营销制造新的教育焦虑。一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,过分夸大非学科培训的作用,鼓动学生参加考级,还有的借着

体育、艺术进中考之机,给家长制造新的教育焦虑。不仅如此,其功利性、逐利性、短视性培养策略与思维,也与艺术、体育、科技教育的宗旨不符,消弥了学生的学习兴趣,甚至阻碍了学生的健康发展与长远发展。

三是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。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拥有自主定价权,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适度提高价格。但一些机构在经营成本不增的情况下,涨价过高过度逐利,与教育公益属性相背离,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,也导致市场不良风气的蔓延。其许多营销行为和市场行为,与治理前的学科类培训行为如出一辙。

四是非学科类培训野蛮生长,正在走向学科类培训的老路。因此,必须纳入法治轨道,全面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,不断巩固深化治理成果。目前,浙江、天津等地已先行探索建立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制度,这是一个好的开头。对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和人员来说,也是警钟,野蛮发展,终将迎来强监管。

关育兵

